



俄 苏 名家散文选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俄苏名家散文选

张草纫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047904

俄苏名家散文选

张草纫 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印刷出版

(上海西体育会路11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2.75印张 60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统一书号: 10218·010 定价: 0.31元

序

散文，按其本来的意义说，是指一切不讲排偶对仗、不押韵的文章，以区别于骈文、辞、赋、铭、赞等文体，而在现代文学中，则专指一般抒情、叙事、写景而没有完整故事情节的作品，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成为文学的一大类别。

每个国家的文学发展，各有其传统和特点。在我国，散文（古代笼统地称作“文”）是受到特别重视的。在“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统治下，文的地位远远高于诗歌、小说和戏剧。文章被看作名山事业，可以传之后世而名垂千古，而诗向来被目为“小道”，只是文人在“文章之余”的涉笔遣兴。小说和戏剧，则更是等而下之。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受西洋思想的影响，这四种文学体裁才逐渐得到同样的重视。

俄国的情况却不一样。俄文中虽然有 проза（散文）一词，但它只是笼统地指非诗体的作品。俄国作家，大多以写小说著称，纯粹的散文极少。甚至学校里的语文教材，也都取材于小说。作家们偶尔写一些散文，大多收录在短篇小说集中，或者就名之为短篇小说。几乎没有专门出版过散文集或散文选。不过，虽说作品不多，其中也不乏佳构。在这本小册子中，我打算把俄国和苏联著名作家的优秀散文选译一部分，略作介绍。

屠格涅夫（1818—1883）的四篇短文，选自他晚年的名作《散文诗》。屠氏的作品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在《散文诗》中格外特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作者不仅表达了对人，而且还对一切弱小动物的深切同情。屠格涅夫的作品素以文笔优美见称，

《散文诗》尤其写得清新俊逸，言简意赅。

所谓“散文诗”，是以散文的形式表达诗的内容。从这一点看，那么柯罗连科（1853—1921）的《灯光》，高尔基（1868—1936）的《狗》和《早晨》，都可以看作是散文诗，虽然作者并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冠以散文诗的名称。

列·托尔斯泰（1828—1910）的《肥沃的土壤》写于1910年7月，距作者去世仅三个多月。作者晚年经常与农民接触，宣传自己的思想。这篇文章就是其中一次接触的记录，当时发表在《言语报》、《俄罗斯通讯》、《俄罗斯早晨》等报纸上，并印成单行本，流传甚广。托尔斯泰素以写长篇巨著著称，风格雄浑博大，而晚作则脱尽华艳，归于自然平淡。

契诃夫（1860—1904）的《河上》描写春天河上流冰及流放木排的情景，状河流之转折，曲尽其妙。水经注云：“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日不见，黄牛如故。”又云：“帆随湘转，望衡九面。”中外作者，虽时地不相接，而感受略同，记述亦各擅其胜。其中叙述木排工生活之凄苦，着墨不多，而极为深刻。

蒲宁（1870—1953）的《山垭口》、《深夜》、《在城市上空》、《希望》都以铺叙见长，描写细腻。这些作品并不单纯地记述作者的经历，论者认为作品中表达了“某种断断续续的、不稳定的生活”，“并不是人在建造自己的命运，而是命运通过人所受到的一些偶然影响，把他有时推向这一方面，有时推向那一方面，使他更番体验各种各样的感受”。蒲宁本人对《深夜》这篇作品也作过解释：“至于《深夜》，……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触及自己的家庭生活，那里所描写的心理，是人们共通的。”

高尔基的另外一篇散文《克里米亚剪影》是他的早期作品，也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作者用素描的笔法简单地勾勒出一个疯妇和一个病孩的形象，对世上的苦难者寄予深切的同情。

《树》和《水》选自普里希文(1873—1954)的札记《林中点滴》。普里希文善于描写自然景物,把科学观察和文学描写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为什么我老是描写动物、花草、森林、自然呢?”作者在《林中点滴》的小序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自己作了解释:是想“在自然界中寻求并发现人的精神的美好方面。我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的精神的镜子:野兽也好,禽鸟也好,花草也好,天上的白云也好,只有人能够把自己的形象和意思赋予它们”。

如果说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的上述作品还比较接近于短篇小说,那么巴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的《黄色的光》和《回忆克里米亚》则是更为纯粹的散文作品,尤其是《黄色的光》,它的特点就是“散”,作者信笔所之,挥写自如。苏东坡论文章时所谓“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似乎可以作为这一类作品的评价。

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家,都是在俄国和苏联素负盛名的,他们的许多小说早已译成中文,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不过篇幅短小的散文作品介绍的还不多。这里选译的,仅是一小部分。不过多少总能看出各个作者的不同风格。由于译者水平的限制,在作品的选择和翻译方面一定存在许多问题和缺点,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目 录

蔚蓝的王国	屠格涅夫(1)
鸽子	屠格涅夫(3)
飘洋过海	屠格涅夫(5)
呱……呱	屠格涅夫(7)
肥沃的土壤	列·托尔斯泰(10)
灯光	柯罗连科(18)
河上	契诃夫(20)
山垭口	蒲宁(28)
深夜	蒲宁(32)
在城市上空	蒲宁(35)
“希望号”	蒲宁(40)
克里米亚剪影	高尔基(44)
狗	高尔基(51)
早晨	高尔基(53)
树	普里希文(57)
水	普里希文(66)
黄色的光	巴乌斯托夫斯基(71)
回忆克里米亚	巴乌斯托夫斯基(77)

蔚 蓝 的 王 国

屠格涅夫

蔚蓝的王国呀！充满着蔚蓝、光明、青春、幸福的王国呀！我看见过你……在梦中。

我们几个人坐在一条精美华丽的小船上。白色的风帆鼓了起来，宛似天鹅的胸膛，帆的上面挂着几面随风轻飏的小旗。

我不知道我的伙伴是些什么人；然而我的整个身心感觉到，他们象我一样年轻、快乐、幸福！

况且我也没有对他们多加注意。——我只看到四周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蔚蓝的海，海面上闪烁着金鳞似的细浪，头顶上是同样无边无际的、同样蔚蓝的海——在那儿，和煦的太阳愉悦地露着笑脸。

我们有时发出爽朗、愉快的笑声，仿佛天堂里神仙的笑声！

或者，突然会有人吟诵精美绝伦、感人肺腑的诗句……似乎天空本身也在和我们酬唱，四周的海洋也情不自禁地颤栗起来……接着又是一片宁静。

我们轻快的小船在微波中飘荡，时起时伏。并不是风在推动它前进；驾驶它的是我们自己无忧无虑的心灵——我们心中稍一动念，想到哪里去，小船就飘到哪里去，它象是有生命的东西，完全听从我们使唤。

我们看到一些岛屿，晶莹明澈的仙岛，岛上的璧玉宝石光艳夺目。——仙岛隆起的岸上飘来醉人的芳香；一些岛象下雨似的

朝我们身上飘洒白玫瑰花和铃兰花；另一些岛上忽然飞起一群群五彩缤纷的长翼的鸟儿。

鸟儿在我们头顶上回翔，铃兰花和玫瑰花同沿着平滑的船舷翻滚的珍珠似的浪花融合在一起，分辨不清了。

随同花儿和鸟儿一起飘来一阵甜滋滋的声音……其中仿佛有女人的声音……周围的一切：天空、海洋、微微飘动的风帆、船尾潺潺的水流——一切都在倾诉着爱情，倾诉着无比幸福的爱情！

她，我们每一个人都爱着的那个人——她就在这儿……虽然看不见，但近在咫尺。不消片刻，她的眼睛就会闪出亮光，她的脸上就会现出笑容……她的手就会拉着你的手——拉着你一起进入永不衰败的天堂！

蔚蓝的王国呀！我看见过你……在梦中。



鸽子

屠格涅夫

我站在一个平缓的小丘顶上；在我面前伸展着一片成熟的黑麦地，彩色缤纷，有时仿佛是金色的，有时又仿佛是银色的海洋。

不过在这片海洋上没有微微激荡的涟漪；郁热的空气纹丝不动；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雷雨。

在我的身旁还有阳光照着——虽然炙热，但光线已经很暗淡了；可是在黑麦地后面，并不十分遥远，一大堆暗蓝色的乌云遮蔽了整整半个天空。

一切都隐藏起来了……一切都在太阳的最后一丝不祥的亮光下忍受煎熬。——听不见鸟儿的鸣声，也看不到鸟儿的影子；甚至连麻雀也躲起来了。只有在近处，一张孤零零的巨大的牛蒡叶还在固执地飘动，发出簌簌的声音。

田埂上艾蒿的气味是多么强烈啊！我望着这一堆暗蓝色的云……心里感到很烦闷。“还是快些来吧，快些来吧！”我想，“金蛇啊，快闪光吧，雷鼓啊，快震响吧！凶恶的乌云啊，快飞动吧，翻滚吧，化作暴雨降下吧！快结束这令人抑郁不欢的沉闷吧！”

然而乌云并没有飞动——它依旧沉沉地压在这缄默无言的土地上……只是仿佛更浓密了，颜色更深了。

突然在它单调的暗蓝色背景下平稳而舒徐地闪过一件东西，宛如一块白色的手帕或是一团白雪。那是一只白鸽从村子

里飞出来。

它飞着，飞着——老是笔直地飞……最后消失在森林后面。

过了半晌——四周依旧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可是猛然间，已经是两块手帕闪过，是两团白雪往回飞：这是两只白鸽正在安稳地飞回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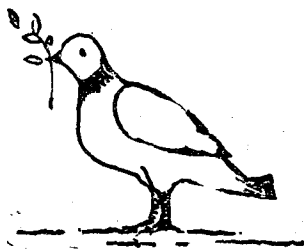
最后风雨大作，势不可当！

我好不容易奔到家里，只见风象发了疯似地吼叫，一团团破碎的、低低的、火红色的云飞驰着，地面上一切都在旋转，一切都搀混在一起，暴雨带着哗哗的响声象一根根垂直的柱子摇摇晃晃地直冲下来，闪电的绿色火光使人眼花缭乱，断断续续的雷声象大炮轰鸣，空气中充满了硫磺的气味……

可是在屋檐下，就在气窗边沿上，并排地栖着两只白鸽——一只是刚才飞去寻找伙伴的，另一只是被它找来的，也许是被搭救回来的。

两只鸽子都蓬着羽毛，每一只鸽子都可以感觉到自己同伴的翅膀就在自己的翅膀旁边……

它们很安宁！我看着它们，心里也很安宁……虽然我只是孤零零一个人……永远是孤零零一个人。



飘洋过海

屠格涅夫

那时我乘着一艘不大的轮船从汉堡驶往伦敦。船上只有我们两个乘客：我和一只小猴子，一只雌性的狨，是一个汉堡商人送给他的英国伙友的礼物。

这猴子由一根细细的链子拴在甲板上的一条长凳上——它不停地蹦跶着，发出象小鸟似的哀鸣声。

我每一次走过它的身边，它总是向我伸出墨黑的、冰凉的小手，并且用忧郁的、几乎象人一样的小眼睛瞅着我。我握住了它的手——于是它就不再哀鸣，也不再蹦跶了。

海上风平浪静。海面象一块一动不动地平铺着的铅灰色的桌布。它似乎并不怎么大：浓雾漫漫，遮住了桅杆的顶端，灰濛濛的雾气使人感到眼睛昏眩，疲惫不堪。在这灰濛濛的雾气中，太阳仿佛是一个暗红色的圆点；傍晚前雾气变得明亮起来，现出奇异怪谲的红光。

船头划破水面，不断地形成一条条笔直的、长长的褶子，象厚实的绸缎的褶子——这些褶子不停地翻滚着，越展越大，最后渐渐平复下来，慢慢地摆动着，终于完全消失了。叶轮发出单调的辘辘声，搅起一团团旋转的浪花；这乳白色的浪花带着微弱的滋滋声，碎成蜿蜒的水流，最后又汇合在一起，也消失了，被黑暗吞噬了。

船尾的一个小铃不停地发出丁丁声，凄凄切切，不亚于猴子

的哀鸣。

偶尔浮上来一条海豹——它猛地翻了个筋斗，又在微微激动的水面下游开了。

船长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脸膛晒得黑黝黝的，显得有点阴沉。他抽着一根短烟斗，气呼呼地向静止不动的海面吐着唾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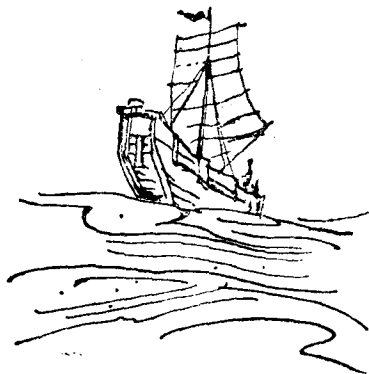
对我提出的一个个问题，他只是偶尔嘟囔几声；因此我只得去同我唯一的旅伴猴子作伴。

我在它的身边坐下；它停止了哀鸣——又向我伸出手来。

仿佛凝固的、令人昏昏欲睡的湿雾，憋得我们俩透不过气来；我们沉浸在同样的莫名的愁思之中，相互紧挨着，象亲人一样。

现在我笑了……可是那时候我却有着另一种感情。

我们都是同一个母亲的孩子——我那时非常高兴：那只可怜的小动物如此信赖地安静下来，偎依在我的身边，把我看作亲人一样。



呱……呱……

屠格涅夫

那时候我在瑞士：我非常年轻，自尊心颇强，又是十分孤独。我的生活很艰苦，很不愉快。我什么也没有亲身体验过，就已经感到无聊，意志消沉，经常发脾气。世上的一切我觉得都是毫无价值的，庸俗的——正象年轻人所常有的那样，我心中幸灾乐祸地暗暗怀着一个思想……想自杀。“我要证明……我要报仇……”我心里想……可是证明什么呢？报什么仇呢？这一点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只不过是胸中的血液在沸腾，仿佛是密封在坛子里的葡萄酒，我感觉到，必须让这葡萄酒流出来，必须把压制着它的坛子砸碎……拜伦是我崇拜的偶像，曼弗雷德^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有一天傍晚，我象曼弗雷德一样决心到远离人寰的、高出于冰川之上的山顶去，那里寸草不生，只有突兀峥嵘的光秃秃的岩石，那里一切声响俱归寂灭，甚至听不到瀑布的喧腾！

我要到那里去干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去了……

我走了很长时间，起初在大路上走，后来沿着山径前进，越走越高……越走越高。——最后的几幢小房子，最后的一些树木，早已落在我后面了……岩石——四周全是岩石。在前边不

^① 拜伦诗剧《曼弗雷德》的主人公，思想消极厌世。

远但还看不见的雪，以凛冽的寒气向我袭来；夜的阴影以一团团黑气从四面八方围拢来。

我终于停住了脚步。

多么可怖的寂静啊

这是死之国。

我在这里就只一个人，一个活着的人，怀着孤傲的愁苦、绝望和蔑视一切的心情……一个离开人寰、不想再活下去的、有思想意识的活着的人。一种隐秘的恐惧使我全身冰冷，可是我还在想象中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伟大的人！……

曼弗雷德——不折不扣的曼弗雷德！

一个人！我一个人！我重复着说。一个人面对着死亡。该是时候了吧？不错……是时候了。别了，微不足道的世界。我要一脚把你踢开！

就在这一瞬之间，忽然有一个奇怪的声音传到我耳边，我在仓猝之中一下子不明白这是什么声音，但这是活生生的……人的声音……我吓了一跳，侧耳静听：这声音又重复了一遍……这……这是一个婴儿，一个吃奶婴儿的啼哭声！……在这荒山野岭，这里一切的生命似乎早已绝灭了，永远绝灭了，竟然还会有婴儿的啼哭声！……

我的惊讶突然为另一种感情所代替，为一种乐不可支的喜悦所代替……于是我急不择路地朝着这啼哭声，这可怜巴巴的微弱的声音拼命奔去，这声音向我伸出了拯救的手。

不久，在我面前闪过一点摇曳不定的火光。我奔得更快了——过了不多久，我看见一幢低矮的小房子。这小房子是用石头垒成的，上面有低低的平屋顶，通常是阿尔卑斯山的牧人躲避风雨的，可以在里面住上几个星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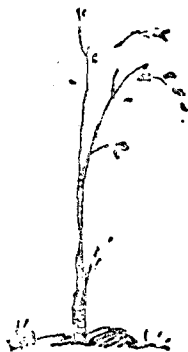
我推开半掩的门，直冲进屋子，仿佛死神就在背后追踪我。

在一条长板凳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她在给小孩喂奶……牧人，大概是她的丈夫，坐在她身边。他们两人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笑嘻嘻地点着头……

拜伦，曼弗雷德，自杀的念头，我的高傲，我的伟大，这一切都到哪儿去了？……

婴儿继续啼哭着——我向他，向他的母亲，向她的丈夫祝福。

一个人的，一个刚刚诞生的生命的充满热情的啼哭声啊，你拯救了我，你治愈了我内心的创痛！



肥沃的土壤

列·托尔斯泰

——摘自日记

我又待在我的朋友契尔特科夫在莫斯科省的家里。我在他家作客的原因，与我们多次在奥尔洛夫省边界处碰头以及一年前我到莫斯科省去的原因，是完全相同的。这原因就是，契尔特科夫是个行踪不定的人，除了不能进入土拉省以外，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待下来，因此我就得走遍莫斯科省的各个角落去找他，以便能够同他见面。

我象平常一样在七点多钟出去散步。天气很热。起初我在合欢树旁边一条坚实的泥路上走，合欢树的荚果已快裂开，以便把自己的种子撒到地面上来；后来经过一片开始黄熟的黑麦地，地里美丽的矢车菊仍然鲜艳可爱。我走到了一块土色墨黑、即将全部耕好的休闲地旁边。右面有一个穿高筒靴的老人，驾着一匹羸瘦的弩马用木犁耕地，我听到他用古老的言语气呼呼地吆喝着：“爬啊！”——把第二个字拖得特别长。有时又喝道：“呜！鬼东西！”接着又是：“爬啊……鬼东西。”我想同他攀谈几句，可是当我走近他耕的犁沟的时候，他在犁沟的另一头。我就继续往前走。前面还有一个人正在耕地。大概当他耕到路边的时候，我正好能碰上他。“如果能碰上，不妨同他谈谈，”我心里想。我们正好在路边碰头。这个人用一匹高大的枣红马拉着铁犁耕地，他是一个长得模样很好的年轻小伙子，衣服整洁，穿着靴子，